

唐宋八大家全集

苏轼集下

主编

余冠英 周振甫
启功 傅璇琮

苏轼集

祭文四十首

(下)

臧清

叶爱民

整理

舒炜

苏軾集卷九十一

祭文四十一首

祭欧阳文忠公文

呜呼哀哉，公之生于世，六十有六年。民有父母，国有耆龟，斯文有传，学者有师，君子有所恃而不恐，小人有所畏而不为。譬如大川乔岳，不见其运动，而功利之及于物者，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。今公之没也，赤子无所仰芘，朝廷无所稽疑，斯文化为异端，而学者至于用夷。君子以为无为为善，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。譬如深渊大泽，龙亡而虎逝，则变怪杂出，舞鳅鳢而号狐狸。昔其未用也，天下以为病；而其既用也，则又以为迟；及其释位而去也，莫不冀其复用；至其请老而归也，莫不惆悵失望，而犹庶几于万一者，幸公之未衰。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，奄一去而莫予遗。岂厌世溷浊，絜身而逝乎？将民之无禄，而天莫之遗？昔我先君，怀宝遁世，非公则莫能致。而不肖无状，因缘出入，受教于门下者，十有六年于兹。闻公之丧，义当匍匐往救，而怀禄不去，愧古人以忸怩。缄词千里，以寓一哀而已矣。盖上以为天下恸，而下以哭其私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魏国韩令公文

天生元圣，必作之配。有神司之，不约而会。既生尧舜，禹稷自至。仁宗龙飞，公举进士。妙龄秀发，秉笔入侍。公于是时，仲舒、贾谊。方将登庸，盗起西夏。四方骚然，帝用不赦。授公铁钺，往督西旅。公于是时，方叔、召虎。入赞兵政，出殿大邦。恩威并行，春雨秋霜。兵练民安，四夷屈降。公于是时，临淮、汾阳。帝在明堂，欲行王政。群后奏功，罔底于成。召自北方，付之枢衡。公于是时，萧、曹、魏、邴。二帝山陵，天下悸恼。呼吸之间，有雷有风。有存有亡，有兵有戎。公于是时，伊尹、周公。功成而退，三镇偃息。天下嗷然，曷日而复。毕公在外，心在王室。房公且死，征辽是恤。呜呼哀哉，六月甲寅。人之无禄，丧我宗臣。我有黎民，谁与教之。我有子孙，谁与保之。巍巍堂堂，宁复有之。公之云亡，我无日矣。恸哭涕流，何嗟及矣。昔我先子，没于东京。公为二诗，以祖其行。文追典诰，论极皇王。公言一出，孰敢改评。施及不肖，待以国士。非我自知，公实见谓。父子昆弟，并出公门。公不责报，我岂怀恩。惟此涕泣，实哀斯人。有肉在俎，有酒在樽。公归在天，宁闻我言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柳子玉文

猗欤子玉，南国之秀。甚敏而文，声发自幼。从横武库，炳蔚文囿。独以诗鸣，天锡雄味。元轻白俗，郊寒岛瘦。嘹然一吟，众作卑陋。凡今卿相，伊昔朋旧。平视青云，可到宁骤。孰云坎轲，白发垂旒。才高绝俗，性疏来诟。谪居穷山，遂侣猩狔。夜

衾不絮，朝甑绝饘。慨然怀归，投弃纓纓。潜山之麓，往事神后。道味自怡，世芬莫艤。凡世所欲，有避无就。谓当乘除，并畀之寿。云何不淑，命也谁咎。顷在钱塘，惠然我觐。相从半岁，日饮醇酎。朝游南屏，莫宿灵鹫。雪窗饥坐，清閼间奏。沙河夜归。霜月如昼。纶巾鹤氅，惊笑吴妇。会合之难，如次组绣。翻然失去，覆水何救。维子耆老，名德俱茂。嗟我后来，匪友惟媿。子有令子，将大子后。顾然二孙，则谓我舅。念子永归，涕如县溜。歌此奠诗，一樽往侑。尚飨。

祭单君祝文

呜呼维君，笃孝自天。展如闵子，人莫间言。内齐于家，外敏于官。民谓父兄，吏莫容奸。信于朋友，人得其欢。博学工诗，数术精研。人涉其一，君有其全。寿考富贵，人谁不然。君独何辜，所向奇偏。志不一遂，怅莫归怨。念我孤甥，生逢百艰。既嫔于君，谓永百年。云何不吊，衔痛重泉。何以慰君，千里一樽。人生如梦，何促何延。厄穷何陋，宦达何妍。命也奈何，追配牛颜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胡执中郎中文

胡君执中之灵。君少在蜀，从先府君。凡蜀之士，事贤友仁。我之知君，固不待见。从事于岐，始识君面。相从之欢，倾盖百年。见其孺子，驹骏雏鹑。非罪失官，君则先去。我徂华州，见君逆旅。淫雨弥旬，道淖没车。他人为泣，君乐有余。其后七年，君掾计省。虽获一笑，欢不逾顷。又复七年，我守北徐。君从其子，徐狱是书。雏鸾而翔，驹亦千里。惟我与君，宛其老矣。老

人无徒，相见益亲。凡昔在岐，今存几人。谓君仁人，虽疾当寿。云何而然，命也难究。呜呼执中，人谁不死。如君之贤，不云止此。百炼之刚，日脍千牛。匣而不用，非我之羞。孺子肖君，世有令问。送君一觞，永归无恨。尚飨。

祭任钐辖文

嗟君结发，从事于兵。四十余年，公侯干城。更尝世故，练达物情。佐我治军，既严且平。吏士肃然，时靡有争。汴泗横流，郭堞圯倾。风埃雾露，奔走经营。与疾而归，犹莫敢宁。奄忽不救，闻者叹惊。子孙如林，布褐藜羹。生知其勤，死知其清。酌觞告诀，与涕俱零。尚飨。

祭欧阳仲纯父文

仲纯父之灵。曰：呜呼哀哉，文忠公之盛德，子孙千亿，与宋无极，人惟曰不足。仲纯父之贤，寿考百年，一岁九迁，人惟曰当然。奈何官止于一命，寿不登四十。谁其尸之，百不偿一。呜呼哀哉，此不足云也。仲纯父之生也，不以进退得丧有望于人，岂其死也，乃以死生寿夭有责于神。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，操行之称其门。而不知其志气之豪健，议论之刚果，使之临大事，立大节，不难于杀身以成仁。则夫造物者之挟其死生之权也，岂能病君也哉！虽然，往者见君于颍水之上。去岁君来见我于国门之东。携被夜语，达旦不穷。凡所以谋道忧世而教我以保身远祸者，凛乎其有似于文忠。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复见也，能不长号而屡恸乎？道之难行，盖难其人。岂无其人，利害易之。如仲纯父不畏不慕，独立不惧，则死及之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王君锡丈人文

公之皇祖，孝著闾里。迨兹百年，世济其美。少相弟长，老相慈海。肃雍无间，施及娣姒。颀然四人，厥德罔二。轼始婚媾，公之犹子。允有令德，夭阏莫遂。惟公幼女，嗣执爨筐。恩厚义重，宜有以报。云何不淑，契阔生死。敛不拊棺，葬不亲襚。岂不怀归，眷此微仕。緘词望哭，以致奠饌。惟此哀诚，一念千里。尚飨。

祭文与可文

从表弟苏轼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与可学士兄之灵曰：呜呼哀哉，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？能复赋诗以自乐，鼓琴以自侑也夫？呜呼哀哉。余尚忍言之。气噎悒而填胸，泪疾下而淋衣。忽收泪以自问，非夫人之为恻而谁为乎？道之不行，哀我无徒。岂无友朋，逝莫告余。惟余与可，匪亟匪徐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不可得而亲，其可得而疏之耶？呜呼哀哉。孰能惇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？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？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？孰能齐宠辱、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？呜呼哀哉。余闻讣之三日，夜不眠而坐喟。梦相从而惊觉，满茵席之濡泪。念有生之归尽，虽百年其必至。惟有文为不朽，与有子为不死。虽富贵寿考之人，未必皆有此二者也。然余尝闻与可之言，是身如浮云，无去无来，无亡无存。则夫所谓不朽与不死者，亦何足云乎？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刁景纯墓文

嗟我少君，四十二岁。君不我少，谓我昆弟。今我已老，鬓须苍然。君之永归，不为无年。我独何憾，过期而哭。人之云亡，哀此风俗。涉江而东，宛其山川。顾瞻万松，蔚乎苍芊。尚想松下，幅巾杖屨。迎我于门，抵掌笑语。岂其忽焉，敛兹一坟。俛仰空山，草木再春。平生故人，几半天下。纷然日中，掉臂莫夜。我非至人，心有往来。斗酒只鸡，聊写我哀。尚飨。

祭张子野文

子野郎中张丈之灵。曰：仕而忘归，人所共蔽。有志不果，日月其逝。惟余子野，归及强锐。优游故乡，若复一世。遇人坦率，真古恺悌。庞然老成，又敏且艺。清诗绝俗，甚典而丽。搜研物情，刮发幽翳。微词宛转，盖诗之裔。坐此而穷，盐米不继。啸歌自得，有酒辄诣。我官于杭，始获拥簪。欢欣忘年，脱略苛细。送我北归，屈指默计。死生一诀，流涕挽袂。我来故国，实五周岁。不我少须，一病遽蛻。堂有遗像，室无留壁。人亡琴废，帐空鹤泪。酌觞再拜，泪溢两毗。尚飨。

祭陈令举文

呜呼哀哉，天之生令举，初若有意厚其学术，而多其才能；盖已兼百人之器。既发之以科举，又辅之以令名，使取重于天下者，若将畀之以位。而令举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，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。夫岂独其自任，将世之士大夫，识与不识，莫不望其如是。是何一奋而不顾，以至于斥，一斥而不复，以至于死。呜

呼哀哉。天之所付，为偶然而无意耶？将亦有意，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耶？将天既生之以畀斯人，而人不用，故天复夺之而自使耶？不然，令举之贤，何为而不立，何立而不遂。使少见其毫末，而出其余弃，必有惊世而绝类者矣。予与令举别二年而令举没，既没三年，而予乃始一哭其殁而吊其子也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任师中文

年月日，眉阳陈慥、苏轼，犍为王齐愈、弟齐万，黄州进士潘丙、古耕道致祭于故泸州太守任大夫师中之灵曰：允义大夫，维蜀之珍。《诗》之老成，《易》之丈人。去我十年，其德日新。庶一见之，遽没元身。惟慥与轼，匪友则亲。自丙以降，昔惟州民。旅哭于庭，惻焉酸辛。祸福之来，孰知其因。自寿自夭，自屈自信。天莫为之，矧凡鬼神。生荣死哀，自昔所难。持此令名，归于九原。尚飨。

祭堂兄子正文

弟轼谨以家饌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灵。昔我先伯父，内行饬修，闾里之师。不刚不柔，允武且文，喜愠莫窥。历官十一，民到于今，涕泣怀思。遇其所立，仁者之勇，雷霆不移。笃生我兄，和优而毅，甚似不衰。与人之周，肃雍谨絮，喜见于眉。人各有心，酸咸异嗜，丹素相訾。穆穆我兄，尊贤容众，无适不宜。天若不僭，富贵寿考，舍兄畀谁。云何不淑，而止于是，命也可疑。我迁于南，老与病会，归耕无期。敛不抚棺，葬不执紼，永恨何追。寤寐东山，两茔相望，拱木参差。诸父父子，平生之好，

相从岁时。兄死而同，我生而异，斯言孔悲。千里一樽，兄实临我，尚醕勿辞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✓黄州再祭文与可文

从表弟苏轼，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与可学士文兄之灵。呜呼哀哉。我官于岐，实始识君。甚口秀眉，忠信而文。志气方刚，谈词如云。一别五年，君誉日闻。道德为膏，以自濯薰。艺学之多，蔚如秋蒨。脱口成章，粲莫可耘。驰骋百家，错落纷纭。使我羞叹，笔砚为焚。再见京师，默无所云。杳兮清深，落其华芬。昔艺我黍，今熟其饔。啜漓歌呼，得淳而醺。天力自然，不施胶筋。坐了万事，气回三军。笑我皇皇，独违垢纷。俯仰三州，眷恋桑粉。仁施草木，信及鼎廛。昂然来归。独立无群。俛焉复去，初无戚欣。大哉死生，凄怆蒿焄。君没谈笑，大钧徒勤。丧之西归，我窜江滨。何以荐君，采江之芹。相彼月日，有朝必曛。我在茫茫，凡几合分。尽此一觞，归安于坟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徐君猷文

徐公君猷之灵。惟公早厌绮纨，富以三冬之学；晚分符竹，蔼然两郡之声。家世名臣始终循吏。追继襄阳之耆旧，绰有建安之风流。无鬼高谈，常倾满坐。有功阴德，何止一人。轼以蠢愚，自貶放逐。妻孥之所窃笑，亲友几于绝交。争席满前，无复十浆而五馈；中流获济，实赖一壶之千金。曾报德之未皇，已兴哀于永诀。平生仿佛，尚陈中圣之觞；厚夜渺茫，徒挂初心之剑。拊棺一恸，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陈君式文

故致政大夫君式之灵。猗欤大夫，匪直也人。矫然不随，以屈莫信。大夫安之，有命在天。十年躬耕，以娱其亲。亲亡泣血，几以丧明。免丧复仕，哀哉为贫。从政于黄，急吏缓民。食黄之薇，饮其水泉。我以重罪，窜于江滨。亲旧摈疏，我亦自憎。君独愿交，日造我门。我不自爱，恐子垢纷。君笑绝缨，陋哉斯言。忧患之至，期与子均。示我数诗，萧然绝尘。去黄而归，即安丘园。澹然无求，抱洁没身。猗欤大夫，有死有生。如影之随，如环之循。富贵贫贱，忽如浮云。孰皆有子，如二子贤。千里一觞，侑以斯文。尚飨。

祭蔡景繁文

呜呼哀哉。子之为人，清厉孤峻。经以仁义，纬以忠信。才兼百夫，敛以静顺。子之事君，惓款倾尽。挺然不倚，视退如进。持其本心，不负尧舜。子之从政，果艺清慎。缓民急吏，不肃而震。纷纭满前，理解迎刃。子之为文，秀整明润。工于造语，耻就余馥。诗尤所长，锵然玉振。寿以配德，天亦何吝。有如子贤，五十而尽。我迁于黄，众所远摈。惟子之故，不我籍辮。孰云此来，乃拊其椽。万生扰扰，寄此一瞬。富贵无能，俯仰埃尽。子有贤子，汗血之骏。幼亦颀然，颖发韶黝。天哀子穷，以是饘飧。我困于旅，愧莫子赈。歌此莫诗，以和虞殡。呜呼哀哉。

祭欧阳伯和父文

呜呼哀哉。文忠之子，譬之孔门，则其高弟。其材不同，而

皆有得，公之一体。惟伯和父，得公之学，甚敏且艺。罔罗幽荒，倚摭遗逸，驰骋百世。有求则应，取之左右，不择鉅细。如汉伯喈，如晋茂先，余子莫继。公薨一纪，门人凋丧，我老又废。退而讲论，放失旧闻，日月其逝。欲操简牍，从伯和父，解发疑蔽。今其亡矣，谁助我者，投笔掩袂。斯文日化，蹶风系景，安所止戾。子独确然，求之度数，断以凡例。抱其孤学，将以安适，凿不谋枘。归从文忠，与仲纯父，孰日非计。而我何为，寓词千里，继以泣涕。呜呼哀哉。

祭石幼安文

嗟我去蜀，十有八年。梦还故乡，亲爱满前。觉而无有，泪下迸泉。窜流江湖，只影自怜。闻人蜀音，回首粲然。矧如夫子，又戚且贤。忧乐同之，义不我捐。我行过宿，子病已缠。顾我而笑，自谓少痊。念子仁人，寿骨隐颧。携手同归，相视华颠。孰云此来，拊膺号天。同驱并驰，俯仰而迁。行即此路，皇分后先。哀哉若人，令德世传。才子文孙，森然比肩。天不吾欺，後将蝉联。永归无憾，举我一筵。呜呼哀哉。

祭司马君实文

左仆射赠太师温公之灵。呜呼，百世一人，千载一时。惟时与人，鲜偶常奇。公事仁宗，百未一施。独发大议，惟天我知。厚陵之初，先事而亲。帝欲得民，一尊无私。母子之间，莫如孝慈。人所难言，我则易之。神宗知公。敬如蓍龟。专谈仁义，辅以书诗。枉尺直寿，愿公少卑。公曰天子，舜禹之姿。我若言利，非天谁欺。退居于洛，四海是仪。化及豚鱼，名闻乳儿。二圣见公，曰

予得师。付以衡石，惟公所为。公亦何为，视民所宜。有莠则锄，有病则医。问疾所生，师老民疲。和戎上策，决用无疑。此计一定，太平可基。譬如农夫，既辟既菑。投种未粒，矧获而炊。宾客满门，公以疾辞。不见十日，人哭其帷。天为雨泣，路人垂洟。画像于家，饮食必祠。矧我众僚，左右畴咨。共载一舟，丧其楫维。终天之诀，宁复来思。歌此奠章，以侑一卮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祭王宜甫文

故比部郎中赠光禄大夫王公宜甫亲家翁之灵。

呜呼宜父，笃厚宽中。德世其家，而位莫充。非不能充，知有天命。直己而行，不充何病。三公之子，所乏非财。风雨散之，如振浮埃。百年梦幻，其究何获。不与偕亡，令名令德。公虽耆旧，我尚同时。不识其人，想见其姿。婚姻之好，义贯黄壤。有愧古人，不祖其往。往谓赵人，子孙其昌。蒔其墓槨，我言不忘。呜呼哀哉。

祭范蜀公文

呜呼。仁宗在位，四十二年。畦而种之；有得皆贤。既历三世，悉为名臣。今如晨星，存者几人。孰如我公，硕大光明。导日而升，灿焉长庚。死生契阔，公独寿考，天实耆之，以殿诸老。二圣嗣位，仁义是施。公昔所言，略行无遗。维乐未和，公寝不宁。乐成而薨，公往则瞑。凡百君子，愿公无极。胡不万年，以重王国。责难之忠，爱莫助之。嗟我后来，谁复似之。吾先君子，秉德不耀。与公弟兄，一日之少。穷达不齐，欢则无间，岂以间

里，忠义则然。先君之终，公时在陈。宵梦告行，晨起讣闻。先友尽矣，我亦白发。闻公之丧，方食哽噎。堂堂我公，岂其云亡。望公凜然，犹举我觞。

祭黄几道文

几道大夫年兄之灵。呜呼几道，孝友蒸蒸。人无间言，如闵与曾。天若成之，付以百能。超然骥德，风鹜云腾。人为御史，以直自绳。身为玉雪，不污青蝇。出按百城，不缓不缛。奸民惰吏，实畏靡憎。帝亦知之，因事屡称。谋之左右，有问莫应。君闻不悛，与道降升。吾岂羽毛，为人所鹰。抱默以老，终然不矜。环堵萧然，大布疏缁。妻子脱粟，玉食友朋。我迁淮南，秋谷五登。坐阅百吏，锥刀相仍。有斐君子，传车是乘。穆如春风，解此阴凌。尚有典刑，紫髯垂膺。鲁无君子，斯人安承。纳币请昏，义均股肱。别我而东，衣袂仅膝。一卧永已，吾将安凭。寿夭在天，虽圣莫增。君赵魏老，老于薛胜。天亦愧之，其世必兴。举我一觞，归安丘陵。

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

呜呼，文忠之薨，十有八年。士无所归，散而自贤。我是用惧，日登师门。既友诸子，人拜夫人。望之愀然，有穆其言。简肃之肃，文忠之文。虽无老成，典刑则存。何以嗣之，使世不忘。诸子惟迨，好学而刚。夫人实使，兄弟吾孙。徼福文忠，及我先君。出守东南，往违其颜。病不能见，卒以讣闻。自敛及葬，僂莫莫亲。匪愧于今，有覩昔人。寓词千里，侑此一樽。尚飨。

祭大觉禅文

维年月日，具位苏轼，谨以香茶蔬果，致奠故大觉禅师器之之灵。於穆仁祖，威神在天。山陵之成，二十九年。当时遗老，存者几人。矧如禅师，方外之臣。颂诗往来，月璧星珠。昭回之光，下烛海隅。昔本无生，今亦无灭。人怀昭陵，涕泗哽噎。我在壮岁，屡亲法筵。愧莫示别，岂免凄然。尚飨。

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颍州

维元祐六年，岁次辛未，九月丙戌朔，从表侄具位苏轼，谨以清酌肴果之奠，昭告于故太师兖国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灵。呜呼，轼自韶此，以学为嬉。童子何知，谓公我师。昼诵其文，夜梦见之。十有五年，乃克见公。公为拊掌，欢笑改容。此我辈人，余子莫群。我老将休，付子斯文。再拜稽首，过矣公言。虽知其过，不敢不勉。契阔艰难，见公汝阴。多士方哗，而我独南。公日子来，实获我心。我所谓文，必与道俱。见利而迁，则非我徒。又拜稽首，有死无易。公虽云亡，言如皎日。元祐之初，起自南迁。叔季在朝，如见公颜。入拜夫人，罗列诸孙。敢以中子，请婚叔氏。夫人曰然，师友之义。凡二十年，再升公堂。深衣庙门，垂涕失声。白发苍颜，复见颍人。颍人思公，曰此门生。虽无以报，不辱其门。清颍洋洋，东注于淮。我怀先生，岂有涯哉。尚飨。

祭张文定公文三首

维元祐六年，岁次辛未，十二月乙卯朔，八〔日〕〔月〕壬戌，

门生龙图阁学士、左朝奉郎、知颍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苏轼，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昭告于故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之灵。

呜呼，道大如天，见存乎人。小智自私，莫识其真。公生而悟，得其全淳。久乃妙物，凜然凝神。初如龙凤，不可扰驯。游于帝郊，尚以其仁。可望可见，而不可亲。师心而行，自屈自信。八十五年，以没元身。我先大夫，古之天民。被褐怀宝，陆沈峨眉。公曰惜哉，王国之珍，此太史公，笔回千钧。独置一榻，不延余宾。时我兄弟，尚未冠绅。得交于公，先子是因。我晚闻道，困于垢尘。每从公谈，弃故服新。顷独怪公，倒廩倾囷。尽发其秘，有怀毕陈。曰再见子，恐无复辰。出户迟迟，默焉衔辛。穆穆昭陵，二三元臣。惟公终始，高节迈伦。一恸永已，山摧川堙。公视富贵，如贱与贫。公视生死，如夕与晨。老不情谕，疾不嗔呻。有化非亡，有隐非沦。我独何为，涕流于巾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

〔又〕

轼于天下，未尝志墓。独铭五人，皆盛德故。伟欤我公，实浮于声。知公者天，宁俟此铭。今公永归，我留淮海。寓辞千里，濡袂有淮。尚飨。

〔又〕

我游门下，三十八年，如俯仰中。十五年间，六过南都，而五见公。升堂入室，问道学礼，靡求不供。有契于心，如水倾海，如橐鼓风。风水之合，岂特无异，将初无同。孰云此来，恸哭不

闻，高堂莫空。歛不拊棺，葬不执紼，我愧于胸。公知我深，我岂不知，公之所从。生不求人，没不求天，自与天通。天不吾欺，寿考之余，报施亦丰。一子四孙，鸾鹄在庭，以华其终。自我先子，逮今三世，为好无穷。以我此心，与此一觞，达于幽宫。尚飨。

祭龙井辩才文

呜呼。孔老异门，儒释分宫。又于其间，禅律相攻。我见大海，西北南东。江河虽殊，其至则同。虽大法师，自戒定通。律无持破，垢净皆空。讲无辩讷，事理皆融。如不动山，如常撞钟。如一月水，如万窍风。八十一年，生虽有终。遇物而应，施则无穷。我初适吴，尚见五公。讲有辩、臻，禅有珽、嵩。后二十年，独余此翁。今又往矣，后生谁宗。道俗欷歔，山泽改容。谁持一杯，往吊井龙。我去杭时，白叟黄童。要我复来，已许于中。山无此老，去将安从。噫参寥子，往莫必躬。岂无他人，莫写我胸。

祭亡妻同安郡君文

维元祐八年，岁次癸酉，八月丙午朔，初二日丁未，具位苏轼，谨以家饌酒果，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。呜呼，昔通义君，没不待年。嗣为兄弟，莫如君贤。妇职既修，母仪甚敦。三子如一，爰出于天。我从南行，菽水欣然。汤沐两郡，喜不见颜。我日归哉，行返丘园。曾不少须，弃我而先。孰迎我门，孰馈我田。已矣奈何，泪尽目干。旅殡国门，我实少恩。惟有同穴，尚蹈此言。呜呼哀哉。尚飨。